

踏莎行

王默汎

7.5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建国时期风云变幻的中篇小说。

主人公石冰是一位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。他有理想、有胆略，一心想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。然而，在那风云多变的历史时期，却遭到一连串打击，蒙受了二十几年的不白之冤。他在重压之下，仍以顽强的毅力进行科学研究，从而取得了一项重大科研成果。

和石冰命运休戚相关，小说还成功地刻画了他先后两个妻子——冉梅和瑞云的感人形象。二人秉性各异，但都真实可信。由于她们对石冰的爱的基础不同，造成了这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小说语言流畅、格调深沉，是一部思想上有深度、艺术上有新的创造的好作品。

踏 莎 行

王 默 汎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 3/8印张 2插页 174,000字 印数：1—50,000 1980年12月第1版
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533 定价：0.64元

楔 子

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，提着一个绿帆布提兜，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出永定门火车站，好奇地打量着头一次见到的首都模样。她一点也没感到这里气氛的异样，没有注意到这里没有了那溢散的春潮般的喧闹的朝气。人人脸上都很阴沉，象是灰色的天空。无论是汽车、自行车，都是默默地疾驶，听不到什么笛声和铃声。她只是东瞅西望，且看且走，觉得什么都很新鲜。她按照她爸爸生前描绘的那个样子，找到了二十路汽车站，跳上去，觉得那颗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。

她生得挺清瘦，显然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发育得不算好。她有一张圆圆的脸，大眼浓眉，肤色白皙，穿一件绿布上衣，蓝布裤，扎两根“小扫把”辫子，一派农村女孩子装扮。她焦灼地望着车窗外那车水马龙的街市，急速闪过的高大的楼房建筑，恨不得一下子看见日盼夜想的天安门。汽车在前门站停下了，她一下车便匆匆跑向天安门广场，广场的景象惊得她目瞪口呆。

这里没有花山人海！没有沸沸腾腾的广场！足足有她家乡那个万亩方大的地方，竟然空空荡荡！一眼望去，好似一片沙漠。个把寥落的行人，只能使一种悲凉的气氛更加浓烈。

不对，这不是她在电影上看到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广场！这不是她昨天还听说的年轻人们抒发革命情怀的广场！她甚至怀疑走错了地方。但那耸入云天的纪念碑，座落在它北端的巍峨的天安门城楼，又分明在她眼前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

她来到纪念碑下，东斜的碑影已经拉得很长。纪念碑的四周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低首徘徊。他们神情紧张，面容忧戚。他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。

人们，丢失了什么呢？

她想找个人问问，但被问到的人都默默不语，匆匆走开。他们神色恐惧。

她好奇地踏着他们的足迹走去。很快，她看到了血迹。纪念碑的北侧和东侧，地上都有一片片的血迹，连广场中央地方都是血迹斑斑。她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身上每根汗毛孔都哆开，两手紧紧搂住自己那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提兜。

纪念碑下，在白玉栏杆的旁边，默默地伫立着几个人。她凑过去，原来在洁白的汉白玉上，留着一片暗红的血迹。突然，一个象她那般年纪的小姑娘，轻轻抽泣起来。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紧拉她两下，那小姑娘就紧咬住嘴唇，急转身掩面跑下台阶，和那青年匆匆向空旷寂寥的广场急速跑去。她终于明白了，她的心灼痛了。她镇定了一下，从绿提兜里掏出一张八开小字传单，在白玉栏杆上包了一个整箍，用枣葛针别好，正面恰好露出传单的标题：“天安门英雄是榜样，易水儿女斗志旺。”

那几个人投过惊异而敬慕的目光。她没有顾上向他们致

意，就匆匆离开，到广场边沿时回过头去看，已经有几个人围上去看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她忽然瞥见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向她走来。瘦主任！那中间有个向她指指点点的家伙，分明是瘦主任！她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。万万没想到，在庄稼地里跑了一整夜，好不容易才乘上火车到了北京，又要落进这个杀死过她的妈妈和爸爸的坏蛋手里！她急忙穿过马路，混进人群，穿过一个繁华的商场，跳上 22 路汽车。她细心计算着站数，听售票员报告了她要下车的那个站名，忙挤下车去，走了几步才回头张望，天！瘦主任还在向那几个家伙指她哩！

“抓住她！抓住那个反革命！”

她不顾一切，急拐弯，朝一个稍窄些的马路走去。她听见后边瘦主任在用易水乡音大叫：

“抓住她！抓住那个反革命！”

这条街上人很稀少，她走得很快，但追的人也快。忽然，她改变了主意，她决定横穿马路。瘦主任已开始走下人行道。蓦地，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马路中央嘎然停住。接着，后边顶住了第二辆，第三辆，交通被阻塞。瘦主任和那几个家伙被车墙挡在这边，干着急过不去。那边的小姑娘已经跑近人行道。解放牌卡车里探出一个黑胡茬子的三十多岁的人头来，向小姑娘招手：

“喂，小同志！”

小姑娘惊诧地回过头来。

“快！这儿来，上车！”

小姑娘站着，不禁一阵惊愕，迟疑。

“快到车上来!”

她终于过来，跳进司机室。等交警急火火朝这边赶来时，解放牌卡车已飞速地向北驶去。

小姑娘局促不安地坐在司机旁边，怀里仍然抱着绿帆布提兜，里边的传单已经显露出来。黑胡茬子司机看时，上面一张写的是：“倘有魔怪喷毒火，自有擒妖打鬼人。”那笔迹苍劲，剑拔弩张。汽车急拐个弯，司机问她：“这是你爸爸活着时写下的?”

小姑娘惊呆了，愣怔怔瞅着司机，说了句：“还有我们大家。”

“把传单都拿出来吧。”

小姑娘机警地打量司机，咬着嘴唇不动。

“甬认生。你叫小冰，我知道。”司机说，“咱们把传单撒完，我送你到你要去的那个街口上。”

一辆鸣着警笛的吉普车从他们身后驶来，瞬间已到和解放牌卡车并行的位置。胡子司机朝车里望望，都是工人民兵指挥部的人。就加大油门，一直坚持和吉普车并行。等到两车相挨很近的时候，他从姑娘怀里拿过一摞子传单，扔到吉普车顶上，之后又减慢了速度。那些传单，就在夜色苍茫的大街上飞扬起来。顿时象无数只洁白的天鹅，飞荡，飘扬，飘扬，飞荡。

汽车又拐个弯，一辆北京 130 从对面开过来。上面似乎装满了货物。司机又把小姑娘怀里剩下的传单拿过来，瞅准两车相错的机会，把传单丢上去。另一群洁白的天鹅又飞荡起来。

汽车急转个弯，驶进一条狭窄僻静的街道，猛然煞住。

胡子司机说：“下车吧。从这个胡同进去，然后从路北的第二个小胡同穿过去。24号，就找到你的冉妈妈了。我没时间送你了。”

小姑娘感激地盯着司机。

“你告诉冉妈妈，就说李永叔送你来的。”司机爱怜地摩挲着她的头说，“我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现你，猜想到是你的。我要连夜返回岚山，过几天再来看你们。”

汽车又急速驶去。小姑娘消失在胡同里。

胡同很窄。看不见行人。路灯的灯泡多半被打碎了，隔几个电杆才有一盏亮着的、散发着昏黄的、迷迷濛濛光亮的路灯。她反反复复几次才找到了她要找的那个小胡同，计算着她要找的那个门楼的位置，又扒在门眉上看门牌，糟糕！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于是重又走到胡同口，一个一个地数门口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可是，不象呀！怎么不是门楼？在她想象里，门楼都是她家乡那样的，起脊，砌瓦，这一个怎么平不塌的？难道还要打头重新数？她刚要扭身迈腿，糟糕！胡同口已经走来两个人影！那装扮使她想起刚才追赶她的瘦主任身边那几个盯着她的青年，原来这就是工人民兵！那俩人都提着一根四尺来长的棍棒，她忙闪在电线杆后面。

前边那两个人越来越近了，如果碰上，肯定要盘问她；如果他们搜查，提包里还有爸爸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技术资料呵！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抢去！也许，他们是不会懂得这些资料的，反正这些东西并不犯忌。可是，要是他们搜身呢？

那向中央揭发的材料就会落进他们手里。怎么办？可是，靠电线杆是掩护不了多久的。她想往回返，一回头，天！那边也来了两个持棍棒的人。她被夹在中间了。只好急忙闪进一个黑洞洞的平不塌的门楼里。

两伙人的距离在靠近。他们互相打招呼了：

“老唐，你们怎么也这边来了？”

“刚才小分队来电话，”另一伙一个公鸭嗓音，“叫把这几条胡同的户口查一查。”

“哟，”这边一个粗嗓门儿，“你们也为这事儿？又有新情况吗？”

“管他呢！反正咱是召之即来。”

听见脚步声了。东边的一个在咳嗽。小姑娘的心，象要蹦出嗓子眼儿来。她忙把内衣口袋里装的揭发材料掏出来，脱下一只鞋，放进鞋里垫好，又小心地穿上。突然发现口袋里还留着两张，忙拿出来，本能地打量一下，又要脱另一只鞋，听见渐近的脚步声，又改变了主意。她把它揉成一团，要往嘴里送。

小姑娘只注意外边，竟没发现门楼里早已站了一个人。这人象惦着一件牵肠挂肚的事，正要出门张望，却碰上小姑娘躲进来。这一切她自然全看在眼里，见小姑娘要往嘴里放纸团，就忙抓住她的腕子。

小姑娘猛然一惊，忙回过头，才见这是一个女人。看不清面孔，只感到她那急促的喘息，那只抓着她的腕子的手在瑟瑟抖动。

“快，进来！”

小姑娘迟疑片刻，便随她进去。女人轻轻问好，引小姑娘向一个亮着灯的小屋子走去。

乍一进屋，灯光有点刺眼，小姑娘眨了几眨，这才看清眼前这个女人的模样：四十三四岁的样子，端庄、清秀，两只杏子眼大而明亮。她忽然觉得这个面孔有些熟，不由脑袋里闪过一道亮光：难道真会有这样的巧事？

“你，从外地来？”女主人突然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从什么地方？”女主人见小姑娘只是疑惧地盯着她，没有立刻答话，就又问：“是不是易水？”

“嗯！”小姑娘蓦地睁圆了眼，激动起来了。

女主人显然也很激动，要说什么，却又想起什么，一扭身，到里屋去了。

小姑娘按着激跳的胸脯，这才顾上打量这个小屋子：里外两个小间，陈设并不华丽，但使人觉得清雅。大衣柜，两用厨，枣红色古漆书厨，都收拾得油光铮亮。桔黄色写字台上，除了钟表壶碗之类，茶盘前有一个双层玻璃的象夹，挨床一端，是一架紫黑色古筝。墙上挂了一幅毛主席站在海滩上的湘绣，和一幅佩着黑纱的周总理的遗像。一个小镜框紧紧吸引了她。那是在周总理遗像的左下角，一个青年男子的二寸肖像，像框上也佩了黑纱，正中顶上还系着一朵小白花。小姑娘的心，登时激跳起来。她一下认出照片上的人是谁。要不是她已失去家庭，她家的墙上也必定会挂着一张这样的照片啊！那是她的爸爸，是爸爸十九年前的留影！

她猛地转身，险些惊叫出来，却见女主人从里间屋拿出

一身姑娘的花衣来。

“快，换上。”

就在这当儿，突然传来急骤的敲门声。

她俩同时支楞起耳朵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。女主人说了声“穿快点！”就出去开门。

黑绿色毛哔叽长裤，绛紫色镶了白色花边的细呢上衣；梳头是来不及了， she 就把一条花纱巾搭在脖子上。大衣柜的穿衣镜里，那个乡下小姑娘已经变成了苗条、娟秀的城市少女。就在小姑娘打量自己的当儿，她忽然发现，双层玻璃像夹里的照片，也是那个青年男子——她的爸爸的肖像！她忙捧起来，匆匆看了一下，谁知当她又匆匆放回去时，无意中又发现背面还有一张两人合照。那是她年轻的爸爸和一个妩媚、秀丽的姑娘相依偎的合影。俩人都那么甜甜地笑着，仿佛他们胸中的幸福盛不下，从眼眸里、从嘴角边漫溢出来。小姑娘已经认出，照片上那姑娘穿的上衣，正是现在穿在她身上的这一件；那个姑娘，分明就是这个女主人！她的心，激烈地战慄起来。她没有听清门里门外的问答，街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。就听见女主人说：

“呵！关大妈。我正要去告诉您，我跟您说的那孩子来了！”

稍静片刻，又听见一个乐呵呵的女人声音：“那可恭喜你啦！唔，小分队的同志们想到你家查查户口。”

“哟，查户口不都是派出所的事吗？”

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！”一个公鸭嗓音不耐烦地说，“挨家查过来的。”

“那就请进吧。”女主人又朝屋里喊：“小冰，换好衣服没有？有客人要进屋！”

小姑娘忙把换下的衣服扔进里屋床下，机警地朝外边喊道：“换好啦，妈妈。”就朝门口走去。

她听见女主人和那被叫做关大妈的女人说笑着走进来：“女孩家，就是啰嗦。……”

跟女主人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、面容和善的妇女，她就是街道治保组长关大妈。后边闯进四个持棍棒的小伙子。他们一进来就东瞅西望。关大妈却瞅着这个小姑娘，乐滋滋地上下打量，弄得小姑娘倒有点发毛了。

女主人指着古筝前的椅子说：“关大妈，您这边坐。”然后从小姑娘手里接过塑料文件袋，说：“我不是告诉你吗？换换衣服，歇歇脚，明天好赶路；又看这，以后还怕没机会学？”

关大妈问：“怎么，明天就走？”

女主人笑道：“她的养母叫她来看看我，也就够意思了，呆久了人家会不高兴的。”

小姑娘愣愣地，不懂得她们说的什么意思。这时公鸭嗓音指着小姑娘开了口：

“她是谁？”

关大妈忙陪笑道：“冉妈妈的亲生骨肉呀！自小儿送了人的。早就跟我打招呼说，这孩子要来看看她生身母亲。”

一个瘦高个子从里间屋出来，眼睛忽然落在墙上佩黑纱的遗像上。

“那是谁？”

女主人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，向小姑娘摆了一下头：

“她爸爸。”

“我说的是上边那一个。”

女主人猛地盯住对方，犀利的目光充满忿怒，说：“看你这年纪，大概不会比我们的共和国更年轻；现在又要领导一切，怎么连周总理也不认识了？”

瘦高个子躲过女主人那逼视的目光。另一个壮得牛犊子似的人说：

“怎么，你这是啥意思？”

关大妈在一旁解劝道：“哎呀呀，有话好好说嘛！《人民日报》不是也登着周总理的大照片吗？还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那字儿比‘梁效’文章的标题还大哪！”

瘦高个子说：“你没见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坏人怎么搞来着？怕的是有人借这个搞反革命活动！”

四个年轻人一无所获，匆匆走出去。壮牛犊子似的那人不屑地啐了一口：

“一看就是个臭老九！”

关大妈最后一个出去。小姑娘关好门，回到屋里，见女主人正出神地拿着那个双层玻璃像夹，眼里已闪出晶莹的泪水。她忽然想到，自己家里妈妈那个奖状镜框里的这张照片，她才想到是见过冉妈妈的照片才看着她眼熟的。她心里不禁象箭穿一样疼痛起来。看着女主人那怔怔的、如痴如茶的样子，看着她那只搭在古筝上的手那么痛楚地撕弄着琴弦，她再也憋不住，一下子扑进女主人怀里：

“冉妈妈！”

她的身子剧烈地抽动，泪水一下子浸湿了冉妈妈的衣

襟。

冉妈妈摩挲着小姑娘的肩膀，泪水再也无法抑制，泉水般地涌了出来：“小冰！呵，小冰！我的孩子！”她喃喃地说，

“自从你李永叔到易水送过信，谈了你一家和你们那里的情况，我就担心会发生这一切呵！昨天我又要求他跑了一趟，可是谁也没见到！说你爸爸已经……”她忍不住啜泣起来。

小冰拿出手帕，为她拭抹着眼睛，然后就擦起自己的眼来。良久，冉妈妈才又继续说：

“我想，象你爸爸那样坚强的人，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技术资料，一定会保存下来。你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，也许有一天带着他的技术资料到这里来。即使你不来，我也要叫李永叔把你接来！呵，孩子，你到底来了！……”

小冰忙拿过绿帆布提兜，掏出那个爸爸包扎精细的报纸包：“冉妈妈，这就是那……技术资料！”

冉妈妈激动万分，忙接到手里，觉得象有千斤分量。那是一颗心，一个战士的灵魂！她把小冰紧紧搂在怀里，说：

“我到底盼来了！这些天，我总预感到你会来。我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到门口望几遍呵！今天是临睡前又去望，果然碰上你！我以为有人在钉你的梢。”她咽下流进嘴里的泪水，又说：“你很勇敢，很象你的爸爸妈妈……”她的喉咙哽咽着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这样过了足足四五分钟，才又说：“孩子，我们到底在一起了，我们永远不再分离！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，可是……”

“不，冉妈妈，您就是我的亲妈妈！”

两人紧紧接抱在一起。冉妈妈的心，此时就象被台风翻

卷的海洋，扬起滔滔巨浪。

小冰，这对她是一个怎样撕裂肝胆的名字呵！那还是十九年前，她和石冰刚刚结婚时，他们一起为他们未来的孩子起下了这个名字！那时，他们曾怎样怀着幸福和甘美，憧憬着未来呵！然而，十九年过去了，这一切又都在哪里？

一曲《踏莎行》，曾经使这两个相差两个年级的大学生有机会结识，琴师小妹妹的冉莓，也正是在为他伴奏中萌发了对他的爱情。他们曾一起和着《踏莎行》畅谈着理想，响往着未来。他们相爱，结婚，在风风雨雨里踏莎行进。然而，他却在生活里几度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！绞心的痛苦呵！现在，连那个用浑厚的男中音唱着《踏莎行》的人，也已长眠地下，尸骨无存了！她失声地痛哭起来。

“《踏莎行》！”小冰抬起一双泪眼，瞅着冉妈妈。她忽然想起什么，忙掏出那个揉成圆蛋蛋的纸片，小心地展开来，说：“这是我爸爸嘱咐我带给您的。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给他布置好了圈套，是叫他自己走进坟墓！可是他知道。他心里清清楚楚。他对我说：‘将来，我没有能力照顾你了。你去找冉妈妈吧，她会收养你。把我这些技术资料带给她吧。现在只有她能继续这个工作了。为了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，希望她继续攀登这个高峰！你把夹在《法兰西内战》里那首词也转给她，作为我的礼物吧。……’啊！我怎么会想到，这就是他对我的……遗嘱！”她又痛哭起来。

“《踏莎行》！”冉妈妈的脸色惨白了，她放下资料包，用剧烈颤抖的手接过来。她看着那熟悉的、雄浑苍劲的笔迹，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撕碎了。她那侍弄着琴弦的手，愈发激烈

地抖动起来。那古筝的弦上就迸发出一阵烦乱的琤琮声。那声音渐渐低沉，渐渐平稳，后来就变成一股轻微乐曲，就象从大海彼岸的沙滩上拾起的，托在手掌心里，慢慢向这边移来，移来。它诉说着那遥远的思忆，倾吐着叫人心碎的眷恋。那声音越来越细，越来越轻，好象就要淹没在那大海里。忽然，琴弦激烈地震动。从那里涌起怒涛，腾起激浪，袭来了狂飙骤雨；也燃起了熊熊大火，铺天盖地。它们搏斗，要互相侵吞。她用那圆润的女中音，低声哼起那纸上的词儿来：

一片丹心，
半生颠沛，
忠贞报国书生泪。
披荆斩棘踏莎行，
献身革命决不退！

琴声和着歌声，顿时充满这小小的房间，使你感到有颗激烈跳荡的心，一个不屈的灵魂，仿佛在昂首挺胸，披荆斩棘，艰难地行进，在坎坷不平的险途上，深深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小冰紧按着胸脯，轻轻地随声和起来：

历史有情，
人民无畏，
神州定会除妖秽！
我以我血荐轩辕，
粉身碎骨志不坠！

突然，琴弦断了。萦绕的余音，飞出小屋，飞向天际，去寻找那漫长道路上的深重足迹。……

上 篇